

他承包大学食堂，却被洗碗机“逼”撤档

承包人：我也买了洗碗机；校方：花钱“买碗”是为师生健康考虑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陈炜

斥资近400万元承包下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第一食堂的托管经营权后，李金保本想好好干事业，但不想，仅仅过去一年，他就不得不退出。

其中一个原因，李金保认为自己败在了“洗碗”上。

“我自己买的洗碗机不让用，非得用学校买的，但用他们的洗碗机还要付0.5元一个碗的‘买碗费’。这承包食堂赚的钱，都用来洗碗了。”更让李金保意外的是，在与学校解除合同后的3个月里，原来学校答应退他210万元，后来又改口成110万元，“至今没拿到一分钱”。如今，校方表示不再接受协调，若有异议可起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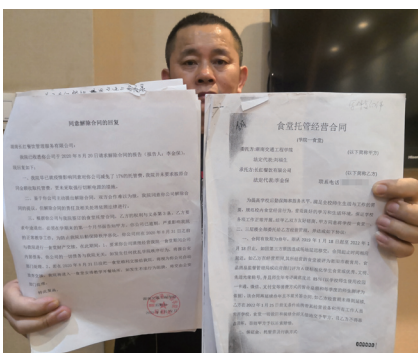
事情真相如何？近日，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。

承包大学食堂，吃饭的人越来越少

与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做生意，在51岁李金保看来，纯属偶然。

“当时，我有朋友与学校领导关系不错。”李金保回忆，2019年1月18日，他与学校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《食堂托管经营合同》，双方约定：“学校第一食堂一、二、三层楼全部委托给李金保经营管理……李金保须向学校缴纳100万元保证金，托管费为200万元/年，一年按照两个学期支付，即每学期为100万元……”

同年9月，由李金保承包、位于学校西区的第一食堂正式营业。但“每天来吃饭的学生没有预想的多”。李金保多方询问后发现，由于部分学生外出实习，学校西区的在校师生仅



李金保向记者展示相关协议。

学校闹掰，加之食堂每天3万余元的盈利，李金保就没在“退钱”的事上较真。不料，突发新冠肺炎疫情，让他亏损不少。

“原本，学校是在今年2月上旬开学，但受疫情影响，直到4月下旬才开学。”李金保发现，除开学第一个月每天有2300多人在第一食堂就餐外，之后吃饭的人数越来越少。“疫情前，猪肉9元/斤，疫情后涨到了37元/斤，价格翻了好几倍，但师生就餐的最低标准却没提高，人数还越来越少，这还怎么赚钱？”

李金保想暂停运营食堂，但遭到学校拒绝，“他们说‘作为全校最大的食堂，必须要保证师生安全就餐’”。

有5000余人。而李金保向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出示的合同书显示：“校园西区现有师生8000人，若因学校规划原因而将西区师生人数减少，且低于7000人，每学期的托管费应按照比例递减。”

不过，因为刚开张，不宜和

0.5元一个的“买碗费”，承包商直言“吃不消”

接踵而来的变故更让李金保一筹莫展。

李金保称，今年4月开学不久，学校就让他把当前学期的100万元托管费交齐。“一学期4个半月，每月的托管费平均下来就是22万元，但这学期总共才上课1个半月，算下来，我只要交33万元托管费。”

于是，今年6月10日，李金保希望学

校能减免60万元托管费，但被拒绝，“他们说，‘学校是民办高校，可以一分钱也不减’”。

与此同时，0.5元一个碗的“买碗费”，让李金保的食堂生意变得更加难做。

“开学前，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说，为了让师生安全就餐，要在第七食堂内成立一个餐具消毒中心，全校所有食堂的碗都要集中在这里清洗、消毒，并以0.5元一个碗的价格进行购买。”李金保对此很不满。

“我的食堂本来就正规厂商采购了大型洗碗机，功能相同，完全可以自洗自用，为什么还要



在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餐具消毒中心，工作人员正在清洗餐具，随后放进洗碗机。

出钱‘买碗’？如果学校是出于师生就餐安全考虑，那我愿意出钱给每个老师、学生买副私人碗筷。”李金保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食堂最便宜的米粉一碗只需4元钱，除去员工开支、原材料成本，如果再支付“买碗费”，“可能还要倒贴钱”。

于是，李金保向学校一次性支付2.7万元，希望摆脱“买碗”困扰，但几天过后，风波又起。“不是说我食堂的碗没洗干净，就是说洗碗机的水温没达到要求……这都是学校在针对我。”

今年8月，李金保觉得“生意做不下去了”。

“当时，下学期即将开学，但学校不仅让我交100万元托管费，还要我把上学期欠的托管费交齐才能运营食堂。”李金保透露，学校后来愿意减免他上学期的17万元托管费，但剩下的托管费一分也不能少。

李金保说，由于自己没能交齐托管费，学校于8月20日突然拉闸断电，导致食堂的档口生意无法运营。

经多次沟通无果后，双方于8月22日解除合同。

不过，在李金保的叙述里，解除合同后的协调仍一波三折。“我与学校一起清点食堂财产并签字认可后，他们原本说好除去退还100万元押金外，还愿退还110万元财产折算费。但几天后只愿退我70万元，押金也被‘打折扣’，只退30多万元。到最后，干脆不跟我谈了。我找政府多次组织协调，但学校一直不配合，都是口头上答应，但一直没来人。”

学校回应：李金保所购洗碗机卫生不达标

11月20日下午，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见到了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主任杨京东。

杨京东表示，疫情期间，学校决定对全校所有食堂减免17%的托管费。“如果他（指李金保）觉得托管费减免的金额太少，可以提出异议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酌情考虑，但他一开口就要减免60万元，如果答应了，那学校的损失找谁来补偿？”

不过，谈及李金保曾想暂停经营食堂，以及学校西区5000余师生的就餐人数未达标一事时，杨京东未予正面回应，“我是今年5月才任职的，之前的事我不清楚”。

“李金保与学校解除食堂经营合同后，我们根据他购进的设备、装修情况，清点财产算下来是70万元，而他的100万元押金，除扣除上学期拖欠的托管费和其他费用外，还剩30多万元，总计约110万元。”杨京东说，学校曾与李金保协商了4次，但对方漫天要价，双方一直没谈拢。“现在，学校已经表态了，不再接受协调，他可以通过起诉维权，法院判我们赔多少钱我们就赔多少。”

至于0.5元一个碗的“买碗费”，杨京东解释称，这是为了全校师生的就餐健康考虑。“今年10月，每个碗已经降到0.25元。但在李金保的食堂里，餐具都只是弄点洗洁精再用水冲一下，买来的洗碗机在餐具卫生方面也没有达标。”对此，记者提出查看相关证据，对方未予提供。

随后，记者来到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第七食堂的餐具消毒中心。记者发现，此时，4名洗碗工正将一个个不锈钢碗放入水槽冲洗。

“这些碗稍微清洗后就会放到洗碗机里冲洗、消毒，之后打包装箱，再用透明塑料膜封口。”一名女工作人员表示，全校9个食堂的碗全都由他们冲洗、消毒。“全校这么多学生，一天三顿饭，基本上洗碗没得停。”那么，餐具的卫生能否有保证？对此，该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怎么可能保证每个碗都干净，人手还是太少了。”

【政府声音】目前学校只愿接受法院审判裁定

衡阳市蒸湘区采鹰岭镇副镇长王鸿禧在接受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自今年9月起，镇政府组织李金保和湖南交通工程学院进行多次协商，但双方在赔偿金额上意见差距较大，因此一直没能达成一致。

“后来，市、区政府的相关领导也出面协调，但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不配合，我们也没有太多办法，只能劝导双方调解。直到李金保有次跑到学校楼顶扬言不赔钱就要跳楼，这让学校领导很不高兴，之后，学校就不愿意再出面协商，现在只愿接受法院审判裁定。”王鸿禧说。



李金保承包食堂，仅运营了一年。

【律师说法】疫情下，校园食堂可申请减租

孙金刚（湖南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
疫情期间，食堂可以向学校申请减免租金吗？依照《租赁合同》中的约定，合同中如果对出现不可抗力因素可减免租金的明确约定，那按约定履行即可。

若无约定，承租方可以援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预见的、不可抗力情势，主动与出租方协商变更合同条款，申请减免房租。

根据《民法总则》第180条及《合同法》第117条的规定，本案中，因发生新冠肺炎疫情，导致学校延迟开学，食堂就餐人数减少等情形，均属于法律规定的“不可抗力”的情形，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，即不用交付或与学校协商后减少食堂托管费用。